

● 梁继文<sup>1,2</sup>, 杨建林<sup>1,2</sup>

(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23)

# 关于中国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的思考\*

**摘要:** [目的/意义] 情报学教育是情报学的立足之本, 剖析中国情报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的路径, 为情报学教育的战略转型与重构建言献策, 促使未来情报学教育发展能够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法/过程] 综述情报学科和情报学教育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调研梳理我国情报学关键教育资源, 挖掘我国情报学教育在宏观层面上存在的问题并深度剖析, 从多个层面探索情报学教育改革路径。[结果/结论] 我国情报学需要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新定位学科教育发展方向,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渗透完整的情报思维, 注重研究—教学—就业等环节间的相关性, 加强情报学教育资源建设, 构建情报学教育资源生态环境, 综合保障情报学教育的长效发展。

**关键词:** 情报学教育; 情报思维; 情报学学科建设; 教育资源建设

**引用格式:** 梁继文, 杨建林. 关于中国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的思考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 (12): 1-9.

##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s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We aim to contribute to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Method/process] The article traced ba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and investigated the core resources of China's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then unearth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s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at the macro level, and explored the path of education reform from multiple levels. [Result/conclusion] It concluded that we need to repositi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education by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complete intelligence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earch-teaching-employment,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comprehensively guarante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 intelligence thin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education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 1 中国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我国情报学(除军事情报、安全情报)起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科技情报工作, 学科早期的研究主要面向科技文献组织与服务。20世纪90年代, 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与引入促使我国信息产业蓬勃发展, 情报学学科的研究开始转向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与信息管理。进入21世纪, 随着网络资源的丰富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 情

报学学科研究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向网络资源组织及服务平台建设等更为广阔的领域拓展<sup>[1]</sup>。2017年后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情报学学科研究逐渐回归情报本原<sup>[2]</sup>, 生成情报的主要资源类型由传统文献转化为开源信息与多源信息, 情报工作也由提供传统信息资源服务转为决策支持。由此可见, 我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始终顺应时代发展, 随国家发展与社会需求进行革新。

相应地, 情报学教育也始终随着情报工作的变革进行调整。我国情报学专业最初以“科技情报”命名, 早期关于情报学教育的研究侧重于探索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与发展研究”的成果, 项目编号: 20&ZD332。

化<sup>[3]</sup>，内容包含以图书馆和高校为主的办学形式，以社会科学文献组织为主的课程设置等<sup>[4]</sup>。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技术的引入与学科侧重点的偏移，专业先后更名为“科技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文献的范畴，出现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分化、情报淡化等问题。在此阶段，有关情报学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信息时代下情报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展开，包含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的改革<sup>[5-6]</sup>，还有对情报与信息、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关系的初步探讨<sup>[7-9]</sup>。进入21世纪，情报学在大数据环境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下研究领域与学科口径得以拓宽，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学科定位不够清晰、泛信息化、情报元素缺失等问题，学者们对信息（Information）与情报（Intelligence）、图书情报（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与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探讨<sup>[10-11]</sup>。随着美国图情学界 iSchool 教改运动的兴起<sup>[12]</sup>，在情报学专业中融入了更多信息化元素且跨学科特质更为凸显，因此我国情报学界进行了大量的 iSchool 院校课程调研对比与思辨<sup>[13-15]</sup>。2017年，业内学者响应国家战略，达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新时期《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从大情报观的视角重新审视情报工作的定位并提出了新时期情报学人才培养的要求<sup>[16-17]</sup>。

回溯我国情报学教育的起源、变迁与发展，在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诚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为情报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战略指导，但如何使各情报分支学科求同存异、在情报学教育中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仍有待探索。此外，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科创新与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但由于对学科拓展的侧重点存在认知偏差，加剧了情报与信息概念的混淆，淡化了学科应有的情报元素与情报意识，弱化了学科的话语权。学科发展方向不清晰与人才培养定位不明确导致了社会上普遍对情报学科认知模糊、认可度与接受度不高，同样对情报学人才存在刻板印象与认知偏见。因此，兼顾情报学的创新与守正，厘清我国情报学教育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对我国情报学教育的长效发展有重要意义。

## 2 中国情报学教育宏观层面的问题

在对我国情报学教育资源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国的情报学教育至少存在以下5个问题：对情报学教育的顶层设计重视不够、对情报思维的完整性重视不够、对情报学教育的相关性重视不够、对安全与发展协同性重视不够、对情报学教育资源的建设重视不够。这些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情报学教育的质量。

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改革建议与措施时需围绕情报理论探索、情报工作实践与情报事业发展来进行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情报理论、情报工作与情报事业紧密交织、共同影响着情报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情报学教育则是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石。一方面，情报理论体现了对学科本质的认知，探索情报理论可为情报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技术指导与解释；面向特定场景的情报工作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规律并对情报事业提出新的要求，引领情报事业发展；不同时代背景需求下的情报事业发展推动了学界对情报理论的诠释与革新。另一方面，情报学教育作为纽带将情报理论探索、情报工作实践与情报事业发展相互串联，在教学过程中对情报理论进行反馈与完善的同时，综合为情报工作实践、情报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反之，情报学教学活动在情报理论的基础指导下开展，根据宏观情报事业发展的需求来确立多层次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导向，并面向情报工作实践进行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技术应用等方面内容的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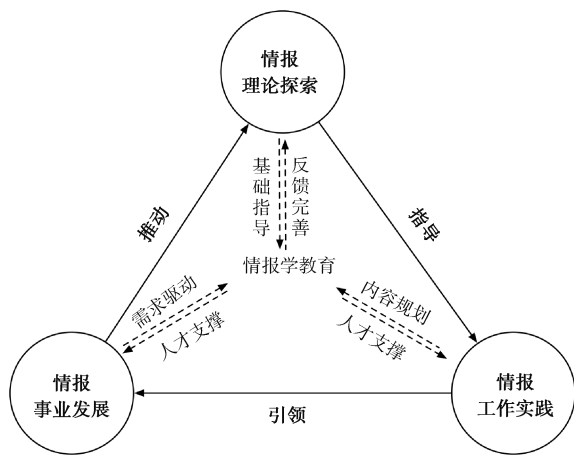


图1 情报学教育与情报学学科建设发展关系

### 2.1 对情报学教育的顶层设计重视不够

顶层设计的概念源于系统工程学领域，指从全局的角度考虑某项任务的各个方面、层次与要素，面向特定目标进行综合、全面的统筹规划与布局<sup>[18]</sup>。情报学与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应该立足于顶层设计。

第一，情报学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情报学学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出，传统情报学研究正不断向着安全领域扩充。情报力量和安全力量由国家主导，而今我国情报分支学科各行其是、不同领域的情报机构各自为政，存在面向不同领域的情报概念认知割裂、情报职能不够清晰、情报资源与情报力量分散等问题，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中“集中统一、分工协作、科学高效”的国家情报

体制的建设要求不符。不同导向与不同主体的情报工作与情报活动彼此联动与竞争,只有将各领域情报学分支学科进行求同存异的学科范式融合,情报概念与内涵才能得到统一;只有在宏观层面建立包括外交、军事、安全、科技等跨部门联合体系,在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规划与情报行动中开展联合行动,情报与安全体系才能真正成为联合行动的协调者和中枢系统。有必要立足于全局加强国家情报工作与情报教育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面向安全与面向发展的情报机构与体制的“一体化”发展<sup>[19]</sup>,促进各类情报资源融合,推进各情报分支学科教育的交流与协作,凝聚国家的情报力量与安全力量,提升情报学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情报学专业内容“公密交融”特性较为突出。剖析情报的定义可以将其分为面向军事战争与安全领域的情报、面向政治商业科技等领域的竞争情报、面向信息链转化的科技情报与图书情报等<sup>[5]</sup>。这映射了当下我国情报学界的各分支学科,也决定了我国情报学研究兼具安全性、保密性、竞争性、对抗性等独有的专业性质,但其带有敏感色彩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学科的发展。调研 CSSCI 来源期刊中的情报学相关期刊近年来的选题指南与征稿启事,发现稿件收录方向主要包含情报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构建、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方法创新、信息资源管理与数据治理、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等,但仅有《情报杂志》明确将“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作为办刊宗旨,重点关注国家安全情报等兼具安全、发展与竞争特色的情报学研究方向。相应地,在 10 余种 CSSCI 情报学期刊中以“国家安全”为主题进行检索可知,仅有《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资料工作》刊载了相关论文,其中包含大量理论层面上对情报学与分支学科发展的探讨,以及对其他国家(美、英)的情报体系、安全体制的调研与分析,而真正关于国家安全与大国竞争的实践与实证研究较少。这表明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教学科研成果载体相对匮乏、交流平台不够广阔。对于具有公密交融性质的情报学教育与科研活动仍需国家层面的协调与布局。

第三,情报学具有跨学科性。情报学作为一门跨学科性的应用型学科,广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跨学科型情报学人才的培养基调,决定了多领域知识体系融合与渗透的情报学课程体系设置,但要明确并坚守学科边界,始终将情报思维与情报素养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大数据时代背景与信息技术拓宽了情报学研究的口径,社会上对互联网人才的迫切需求丰富了情报学人才的就业选择<sup>[20-21]</sup>。受此影响,多数院校的情报学专业均开设了与大数据技术相关的课程,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科教育重心与目标发生偏

移,即将数据分析作为情报学的学科特色,导致了近年来部分院校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本科专业来取替情报学对应的本科专业,这将使学科弱化与衰退<sup>[17]</sup>。需要明确的是,情报学教育应以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型人才为导向,要基于此对情报学教育进行顶层设计来规范学科扩展边界,不能完全放任学科顺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自由发展。

## 2.2 对情报思维的完整性重视不够

作为开展情报活动与情报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情报思维是情报学的立足之本,也是情报学人才需要具备的核心思维,厘清情报思维的内涵对情报学教育的革新具有实际意义。但现有情报学学术体系中论述情报思维的文献占比并不大,情报学界尚未就情报思维的内容达成共识,缺乏区别于信息的、独具情报元素的情报思维内涵的具体表述<sup>[22]</sup>。

在当前环境下,各情报学分支学科间对情报概念与情报工作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寻找并提炼各情报学分支学科的相同之处与相关之处,才能立足于“大情报观”来探讨完整的情报思维的实际内涵。杨建林<sup>[23]</sup>提出了“广义情报系统体系结构模型”,该模型囊括了不同领域的情报活动与理论成果,从学科范式融合的角度出发,将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信息学范式、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以及基于信息管理 with 知识管理的管理科学范式进行整合。此外,通过对情报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情报分析心理学》《情报分析:结构化分析方法》《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等<sup>[24-26]</sup>)的阅读与思辨,笔者认为完整的情报思维由“竞争思维”“系统思维”“信息思维”“批判性思维”“全源性思维”这 5 个关键维度构成。5 个维度相互依存与促进,共建完整的情报思维,在情报研究与情报工作流程中承担着以下重要的功能。

1) 竞争思维是情报思维建立的基础。在开展情报工作与情报服务时,首先需要在竞争理论与竞争思维的指导下研判全局态势、明晰主体优劣,从竞争优势维系与优势获取的角度出发综合分析主体的需求,确定研究问题。因此,竞争思维起到瞄准问题域与目标域的作用,即探寻并确定竞争性的情报研究问题与情报研究目标。

2) 系统思维是情报思维建立的关键。情报任务与情报问题通常具有议题综合性与边界模糊性,需要遵循系统性思维将其自顶向下分解为由关联要素构成的子问题,或是将多个子问题自底向上协同集成为一项问题或任务。因此,系统思维起到从协同与关联的角度理解情报任务与情报问题的作用。

3) 信息思维是情报思维建立的核心。信息思维以信



息理论为指导,在情报工作与情报服务流程的资源获取、组织与分析等环节中,利用 DIKW 层次结构模型实现数据资源到情报资源的转化,助力解决情报问题与完成情报任务。因此,信息思维起到描述分析情报问题与任务的作用。

4) 批判性思维是新时期情报思维的重要组成。情报资料具有欺骗性与不确定性、情报分析具有主观性,需要在情报流程中依照逻辑关系、针对信息源/分析方法/结论等方面增加具有评估性与批判性的反思与推理、证实与证伪环节,以确保情报分析的科学有效、规避失误。故而,批判性思维起到评估与审查上述 3 个维度情报思维的过程与结果的作用。

5) 全源性思维是新时期情报思维的必要补充。情报资料具有模糊性与不完整性,为全面刻画情报目标的全貌,需要运用全源性思维,在情报采集环节综合多源信息并在情报分析中增加信息源评估、信息融合与信息补全等环节。因而,全源性思维的基本功能是完善上述 4 个维度情报思维的过程与结果。

首先,将上述 5 个维度的情报思维与国内图书情报分支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内容进行关联映射:信息思维是学界内研究的核心思维,竞争思维与系统思维充盈于竞争情报与情报服务等多个研究方向,但源于西方(军事)情报界的批判性思维与全源性思维的运用稍显薄弱。部分研究将批判性思维迁移至情报学研究中<sup>[27-28]</sup>,但主要面向军事情报案例或竞争情报分析,或是面向信息素养培养与信息治理<sup>[29]</sup>,在多情景下情报流程中批判性思维的迁移与运用仍有待完善。而在全源性思维方面,从“多源数据融合”视阈出发的研究正悄然兴起,如运用于情报学基础研究<sup>[30]</sup>、新兴技术/研究前沿识别<sup>[31-32]</sup>、竞争情报服务<sup>[33]</sup>等,在 2021 年立项的图情档类国家社科基金中更是有 8 个项目以“多源数据(知识)融合/驱动”命名。但多源数据融合的研究范式侧重于不同来源信息的融合,它并不等同于全源性思维,而是全源性思维的子集。目前,在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情报流程中,关于全源性思维在信息源与信息质量评估、信息真伪甄别、信息验证、影响因素多样化、多情景态势预测与决策支持等方面的运用仍有欠缺。

其次,将上述 5 个思维的情报思维与军事情报与安全情报等相关的分支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实践进行关联与映射:研究与实践的内容通常具备全源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如结构化自我批判与镜像思维的运用、多情景决策方案支持等。但信息思维较为匮乏,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领域研究的情报获取方式以人力情报等传统手段为主而不是依靠海量的开源情报,同时弱化了在 DIKW 链上数据、信

息、知识等间接资源转化为情报证据资源的能力以及相应的信息分析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由上述可知,目前我国情报学界对情报思维的完整性重视不够,同时在情报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中,对完整的情报思维运用不够平衡。因此,若能在情报学教育中面向各分支学科特点、均衡有效的融入完整的情报思维,则对统合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促使情报学各分支学科和而不同、协同发展大有裨益。

### 2.3 对学科教育的相关性重视不够

情报学教育的功能定位应当是面向国家与社会需求,为情报工作开展与情报学学科发展培养具有扎实情报学理论、方法以及情报技术素养的情报人才与情报学后备师资力量;情报学人才的培养应具有层次性,既要有协同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意识,又要有解决专业需求的基础素质能力。因此,情报学教育应在瞄准其教学功能与人才培养定位的基础上,确保研究内容、教学内容、情报实践与就业需求环环相扣、高度相关,实现情报学教育这一有机整体的协调发展<sup>[17]</sup>。

首先,要注重情报研究内容与情报实践的相关性。①在情报议题方面:情报学横断型与应用型的学科特质决定了其丰富的研究议题,但存在学科定位偏移、边界模糊、研究内容泛信息化、去情报化的现象。因此,需要面向新时期情报学科的需求与特色定位,来界定研究议题的焦点与范畴,使学科在与数据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相关学科融合发展时兼具情报工作实践的视角,而不是过度向其他学科靠拢。②在情报理论、技术方面:梳理现有的情报学理论研究可知,涵盖了哲学基础、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较为抽象,涉及了信息理论、竞争理论、认知理论等的情报学支撑理论较为庞杂<sup>[34]</sup>,抽象、庞杂的理论研究未能与现实中的情报需求与情境进行有机链接,导致了初学者对学科理论理解不够深入与透彻,缺乏理论的运用与迁移能力并最终导致理论研究无法指导情报实践。基于多方主体的实际需求明确实践情境当是开展情报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先决条件。

其次,要增强情报研究内容与教学内容的相关性。当下情报学专业师资队伍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涉猎广泛,但目前学科内教师的教学内容与科研内容二者间割裂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导致部分侧重教学的教师的科研进度滞后,而部分侧重科研的教师的教学内容刻板陈旧。要以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动态调整两方面为抓手来维系并增强情报研究内容与教学内容的相关性。应在参考情报学人才培养定位的前提下,以提升教学成效、促进师资队伍能力提升为目的,探索如何充分发挥不同知识结构与专业背景的师资力量、结合教师自身的研究方向与专业特长开设相关课程。既确保教师对所教授课程内容的知识体系与实践场

景的精准掌控,又辅助教师在教学的互动反馈环节中通过学生的信息交互汲取到创新型的研究观点与线索、实现教学相长。此外,由于情报学教育应当与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情报学人才应掌握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也应随需求的变革进行动态提升,需要教师应在明晰所研究方向的热点与前沿基础上,参照最近的研究成果与适用情境,及时革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with 知识储备来调整教学内容。

最后,要高效协同情报学教学内容与就业需求的相关性。参照高等教育与就业关系中“确定性”的定义:教育能否为受教育者提供一种明确的职业期许与就业选择<sup>[35]</sup>,情报学教育赋予了情报学人才独具的情报思维方式以及情报采集、处理与分析等专业技能,所以情报学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应当呈现“高确定性”——教学内容与未来的就业需求间应当存在较强的适配度与相关性。目前,国内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与教学内容既在一些方面上与就业需求脱钩,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宏观就业市场的掣肘与裹挟,存在情报思维与情报意识淡薄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协同情报学的教学内容与就业需求,即在坚守情报本元的同时面向就业需求开展教学。具体围绕课程、教材、师资与实践四类资源提出以下要求。①课程:如何设立渗透完整情报思维的情报学课程体系,用以增强培养人才的情报意识?面向未来情报工作与情报服务需求的情报学人才能力(知识与技能)构成维度有哪些?如何为培养上述能力而开设的相应课程?②教材:为了保障教学开展与专业学习有据可依、直观呈现出教学目标、落实教师的教学内容、明晰专业知识结构以及学科体系的建设水平,如何布局并编撰、出版面向时代需求的、与学科演化同步的、与培养目标适配的、与情报实践情境相关联的专业教材?③师资:如何将情报学就业市场的需求与教师的知识结构与专业背景有机融合,限定所开设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与范围、选聘与教学任务相匹配的授课者?④实践:开设适量的情报研究项目类与情报工作实践类的课程,用以实现情报学人才的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促使情报理论研究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工作,提升情报人才的情报思维能力与情报执行能力。

#### 2.4 对安全与发展的协同性重视不够

我国先后实施了科技强国与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大战略,将生存问题与发展问题紧密交织。安全与发展是车之双驱、鸟之两翼,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但长久以来,我国不同情报分支学科或是局限于科技与经济等领域产业的发展,或是面向传统安全领域,尚缺乏统筹协同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意识。情报工作与服务不应单独面向安全或发展,而是协同安全与发

展<sup>[36]</sup>,既要传统安全的角度出发为营造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做出贡献,又要着眼于非传统安全,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情报服务用以维护与巩固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以大国竞争中的情报工作为例。全球化浪潮推动了科技进步与发展,由此触发了全球地缘战略地图的变革,大国关系逐渐由原始的地缘政治转向技术政治,科技竞争已然处于大国竞争的核心地位,时刻影响着国际竞争格局。科技竞争中的竞争优势维系与竞争优势获取会促进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同时科技竞争与科技安全问题相伴而生,由此衍生的科技安全问题渗透至总体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安全,因此情报工作与情报教育需要协同国家安全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各情报分支学科均发挥重要作用,如军事情报、公安情报学科通过国外安全与情报工作梳理<sup>[37-38]</sup>、情报理论与功能探索<sup>[39-40]</sup>、情报与反情报<sup>[41]</sup>、军民情报融合<sup>[42]</sup>、国际关系<sup>[43]</sup>等研究为大国竞争活动中衍生出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情报服务;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学科通过竞争态势刻画<sup>[44]</sup>、科技前沿识别<sup>[45]</sup>、技术预测<sup>[46]</sup>、情报信号识别<sup>[47]</sup>、产业风险识别与预警<sup>[48]</sup>等研究为竞争活动中我国科技、企业、产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竞争情报支撑与服务;图书情报学科为竞争行为中涉及的总体情报工作提供 DIKW 层次资源转化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的情报理论<sup>[49-50]</sup>、方法体系<sup>[51]</sup>与通用的技术工具支持<sup>[52-53]</sup>。这样的情报学分支学科分工既能满足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技术发展,又能实现国家竞争优势维系与竞争优势获取。由此,在发展态势中感知安全问题、在安全维护中寻求发展机遇,构建“态势刻画—安全感知—安全维护—机会感知”动态循环的情报工作流程,用以及时把握发展机遇、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在情报学教学过程中,亟须融入协同安全与发展的教学意识,设定如上文中国大竞争等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情境,结合分支学科的学科功能与特质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通过掌握协同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工作流程机制,增强学生对宏观情报学科的理解,提升学生的情报感知能力,明晰自身的发展导向,从而培养出兼顾“国家战略服务意识”与“情报实务服务能力”的情报学人才。

综上,各情报分支学科共建情报学专业这一有机整体,通过聚焦国家战略、协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结合学科特性真正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起到统筹协调安全与发展、服务国家宏观决策、引领社会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智库功能;同时在此过程中实现军事情报、安全情报、图书情报等情报学分支学科在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方面实质性的融合,解决长久以来情报学界各分支学科间的争

议，综合提升情报学专业的话语权。

2.5 对情报学教育资源的建设重视不够

在学科教育改革中，只有明晰如何确保教育长效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教育资源是教育深化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直接抓手，所以教育资源的建设是学科教育改革中不可忽视的核心问题。学科的教学活动中包含施教者、受教者、教育措施等3种基本要素，与师资队伍、学生资源、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资源互为映射。本文将师资队伍、教材资源与实践资源作为情报学教育的三大核心资源，提升3种资源的建设水平可以为情报学教育的长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目前，我国对情报学师资队伍、教材资源与实践资源的建设还不够重视。

1) 师资队伍。多元化的教育背景与各异的知识结构影响着部分图情学界青年教师的研究兴趣向其他多个相关领域扩散，情报元素缺失致使青年教师对情报核心理论的研究较少；军事情报与安全情报学界的师资队伍受学科影响，侧重于面向军事与安全的理论研究，尚缺少在信息理论指导下的情报实践探索与实证分析；师资队伍能力由研究内容、教学内容、对外交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构成，但新时期情报学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导致研究内容与教学内容适配度较低，师资队伍的能力提升目标不够明确、学科师资队伍能力培养方案缺失。

2) 教材资源。受情报学专业名称“情报”改“信息”的影响，现有情报学教材多数面向信息检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基础、计算机基础、信息资源管理等主题，而面向情报学理论、方法的情报学基础类教材资源匮乏，面向情报分析、情报服务、竞争情报等传统情报学研究主题的教材资源较少，教材资源建设发展失衡且情报元素缺失；面向不同主题的教材资源在时序分布中存在断层现象，教材编撰与更新不及时导致知识体系出现断档。

3) 实践资源。情报学教育中的实践资源由面向科研的创新实践与面向社会需求的工作实践两方面构成，现有实践资源侧重于学生理论学习与科研能力培养，弱化了学生在工作实践中的执行能力提升；科研创新实践内容固化，即未能紧随时代发展进行课题方向的整改，同时在工作实践中又缺乏战略思维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社会未能参考互联网企业、情报服务机构等招聘主体的不同岗位能力需求来设置实践内容，且面向动态就业市场需求的实践内容反馈调节机制不够完善。

在情报学师资队伍、教材资源与实践资源的综合作用下，应着重培养专业学生以情报为主导的战略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和执行能力，但由于资源建设存在情报思维、情报元素缺失的共性问题以及其他特性问题，对我国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需要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需求，以新时期情报学学科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方案为指导，着眼教育资源长远规划布局，探索情报学教育资源进行布局，拓展与革新的工作路径。

3 关于中国情报学教育改革路径的思考

为解决我国情报学教育在宏观层面的问题，本文结合现存问题，面向主导问题的不同层次，将增强情报学的国家认知、明确情报学的自我认知与提升情报学的社会认知确定为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基本路径，亦是保障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的“三驾马车”。本文列出了情报学教育现存问题、解决路径与具体的着眼点，如图2所示，并对提升路径与具体着眼点做出以下详细的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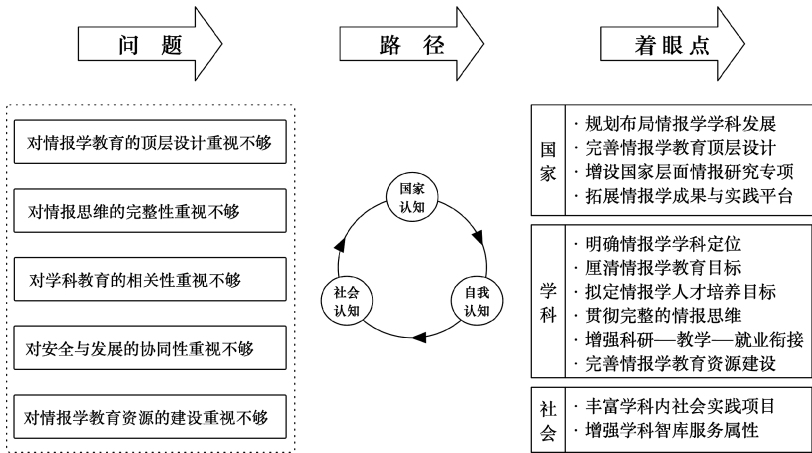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情报学现存问题与改革路径

1) 增强情报学的国家认知。纵观我国情报学教育宏观层面上存在的5个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情报学学科定位不够清晰、教育发展不够协调。情报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耳目、尖兵、参谋”的学科使命，也由此决定了学科发展要仰仗于国家层面的规划布局。需要增强情报学科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的服务意识，引导情报学科洞悉协同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宏观需求；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情报学教育顶层设计，引导中国情报学教育在特定情境中的具体实践；增设国家层面的情报问题研究专项招标项目，引导情报学教育与研究回归情报本原；拓展情报学成果与实践的平台，引导情报学研究在教学成果的交流与多方合作。

2) 明确情报学的自我认知。情报学人才培养目标不



够明确为情报学教育造成负面影响,应在对情报学教育进行规划布局与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情报思维的指导下,明确对各情报学分支学科本质与特性的基本认知;在总体学科定位的基础上,设置多层次的情报学人才培养目标;厘清各情报分支学科的教学侧重点,重视情报学各分支在教师资源、教材资源、实践资源等方面的建设、交流与合作,提升情报思维培养的完整性;针对各分支学科多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明晰情报学科在宏观就业市场中的各层次情报服务主体与就业方向及情报能力需求;围绕情报工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面向情报学专业宏观就业市场的人才与能力需求开展情报学教学活动,提升情报学教育中各环节的相关性;运用情报思维思考与解决发展中的一般性问题,降低情报学教育的敏感性。

3) 提升情报学的社会认知。社会对学科的认知从招生与就业两方面影响着学科的发展,间接地决定了学科的地位与话语权。“情报”二字为情报学科增添了神秘色彩,但也疏间了学科与普罗大众,加之情报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方向与人才培养定位不够清晰,导致社会对情报学学科认知存在偏见。需要在增强情报学国家认知与明确情报学自我认知的基础上,面向多样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与多层次的就业能力需求,丰富学科内的社会实践项目,通过积极为有需求的服务主体提供情报支持,发挥情报学科的智库属性,使情报学更多地融入社会各行业的工作实践中,促进社会各界能够更多地了解情报学、支持或参与情报学教育,总体提升情报学学科认同度。

#### 4 关于情报学教育资源建设问题的思考

情报学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完善是情报学改革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抓手,因此探索情报学教育的长效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需求,以新时期情报学学科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方案为指导,着眼教育资源长远规划布局,对情报学教育资源进行全面整合、革新与拓展。本文贯彻培养完整情报思维的基础理念,构建情报学教育资源建设内容及其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并提出以下资源建设的具体路径。

1) 补充完善情报学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学科教育的核心和灵魂。为了培养具备高水平理论和技术素养的情报学高端人才、提升授课者自身的综合素质,首先需要关注各类情报学学科分支课程体系之间的交集与差异,形成融入情报思维的情报学课程体系及课程建设内容;需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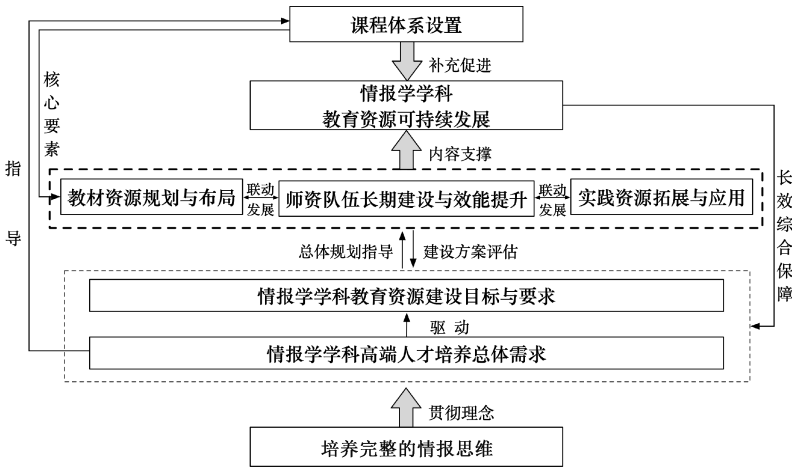


图3 情报学教育资源建设内容与相互关系

绕国内外情报学教育课程建设现状、核心课程遴选、通用课程与方向课程的确定及情报学课程质量评价体系等4个方面开展课程体系设置研究。

2) 建设提升情报学师资效能。师资队伍是情报学教学活动中的引路人。需要全面分析情报学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并在精准把握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提下对情报学教育的师资队伍能力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围绕情报学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分析、新时期情报学师资队伍建设总体要求、情报学师资队伍能力培养方案、情报学师资队伍工作效能提升等4个方面开展情报学师资队伍长期建设与效能提升研究。

3) 规划布局情报学教材资源。情报学人才培养体系与课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现有教材资源建设难以满足情报学教育需求,同时情报学作为跨学科的应用性学科,应面向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不断开拓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这必然需要符合情报学未来发展和实践需要的情报学教材资源作保障。需要围绕情报学教材资源使用现状分析、新时期情报学教材资源建设目标分析、情报学教材资源建设与使用方案、情报学教材资源长期储备建设机制等4个方面开展情报学教材资源规划布局研究。

4) 拓展应用情报学实践资源。情报分析人员在面对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时,需要具备战略意识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识别关键问题、分析主要矛盾、运用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并提供决策参考咨询的综合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都与情报教育中的实践环节密不可分。需要围绕情报学实践资源现状分析、新时期情报学教育的实践资源建设目标分析、情报学实践资源建设与应用方案等3个方面开展情报学实践资源拓展与应用研究。

#### 5 结束语

情报学作为应用型的学科,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

技术革新等要素紧密相关,情报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定位也应随之发生动态变化。但目前我国情报学教育发展失调、定位不够明确,并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我国情报学教育与情报学科的长效发展。只有面向国家安全、科技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统筹协调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在贯彻完整性的情报思维基础上,明确情报学各分支学科教育发展方向与人才培养定位、加强情报学教育资源建设,才能保障我国情报学教育长效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苏新宁,杨国立.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研究进展[J].情报学进展,2020,13(00):1-38.
- [2] 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情报学报,2017,36(4):331-337.
- [3] 王知津.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20年评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2):68-72.
- [4] 严怡民.论我国情报学教育[J].情报学报,1983,2(3):219-225.
- [5] 马费成,李志元.中国当代情报学的起源及发展[J].情报学报,2021,40(5):547-554.
- [6] 吴慰慈,董焱.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体系变革的影响[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4(2):3-9.
- [7] 董小英.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转型及其问题[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1):28-36,55.
- [8] 詹德优.关于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4(5):14-18.
- [9] 梁战平,梁建.新世纪情报学学科发展趋势探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4(3):225-229.
- [10] 包昌火,李艳.情报缺失的中国情报学[J].情报学报,2007,26(1):29-34.
- [11] 胡雅萍,潘彬彬.国外关于两个IS的情报教育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37(9):5-10.
- [12] CRONIN B. An I-identity crisis? The 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5, 25(4): 363-365.
- [13] 沙勇忠,牛春华.iSchool联盟院校的课程改革及其启示[J].图书情报知识,2008,4(6):26-35,55.
- [14] 司莉,何依.iSchool院校的大数据相关课程设置及其特点分析[J].图书与情报,2015,4(6):84-91.
- [15] 于良芝,梁司晨.iSchool的迷思:对iSchool运动有关LIS、iField及其关系的认知的反思[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3):18-33.
- [16] 苏新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展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J].科技情报研究,2019(1):1-12.
- [17] 杨建林.大数据浪潮下情报学研究教育的变革与守正[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4):1-9.
- [18] 于施洋,王璟璇,杨道玲,等.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基本概念阐释[J].电子政务,2011,4(8):2-7.
- [19] 陈雪飞,李辉,刘彦君.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野下的我国国家情报体制构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8):15-20,14.
- [20] 王文娟,马建霞.基于就业市场需求的我国情报人才培养探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6):27-32.
- [21] 梁媛,彭秋茹,王东波,等.数据科学任职要求挖掘下的情报学教育及人才培养[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2):8-15,25.
- [22] 李广建,罗立群.走向知识融合——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发展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6):26-40.
- [23] 杨建林.关于重构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思考[J].情报学报,2020,39(2):125-134.
- [24] HEUER R J.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1999.
- [25] PHERSON R H, HEUER R J. 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M].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20.
- [26] CLARK R M. Intelligence analysis: a target-centric approach [M].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19.
- [27] 高金虎.试论批判性思维在情报分析中的应用[J].情报杂志,2013,32(9):1-5,33.
- [28] 蒋飞,张静,杜娜.用批判性思维改善情报分析中的认知偏见——以朝鲜战争中美军情报失误为例[J].情报杂志,2013,32(11):92-94,100.
- [29] 储继华,刘春鸿,陆尧,等.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实践的对比及其启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5):140-145.
- [30] 许鑫,叶丁菱,盛嘉祺.多源数据融合视域下的情报学认知特征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8):5-13.
- [31] 张维冲,王芳,赵洪.多源信息融合用于新兴技术发展趋势识别——以区块链为例[J].情报学报,2019,38(11):1166-1176.
- [32] 谭晓,李辉.基于多源数据知识融合方法的研究前沿识别[J].现代情报,2019,39(8):29-36.
- [33] 郑荣,杨竞雄,张薇,常泽宇.多源数据驱动的产业竞争情报智慧服务研究[J].情报学报,2020,39(12):1295-1304.
- [34] 杨建林.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再认识[J].现代情报,2020,40(1):4-13,23.
- [35] 阮成武,唐荫楠.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演进与逻辑嬗变[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1):1-10.
- [36] 王延飞,陈美华,赵柯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路径探索研究[J].情报学报,2021,40(7):679-686.



[37] 高金虎. 论战略情报与战略决策的关系——基于美国情报界的历史考察 [J]. 情报杂志, 2021, 40 (1): 1-11, 18.

[38] 钟光衡. 国家情报外包合作的规制: 以美国为例 [J]. 情报杂志, 2021, 40 (8): 24-30

[39] 唐超, 韩国柱, 王延飞. 聚焦不确定性的中国公安情报理论探索研究 [J/OL].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 [2021-09-0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210806.1640.002.html>.

[40] 高金虎. 论国家安全决策中情报的功能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9, 42 (10): 1-8.

[41] 高金虎. 反情报工作与安全工作一体化——基于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战略规划》的分析 [J]. 保密工作, 2021 (1): 65-68.

[42] 杨国立.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军民情报学融合机理分析 [J]. 情报学报, 2021, 40 (1): 30-42.

[43] 赵冰峰. 基于国家冲突的中美关系处理和中国国家安全治理 [J/OL]. 情报杂志: 1-6 [2021-09-0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210723.1056.012.html>.

[44] 杨曦, 余翔, 刘鑫. 基于专利情报的石墨烯产业技术竞争态势研究 [J]. 情报杂志, 2017, 36 (12): 75-81, 89.

[45] 白如江, 刘博文, 冷伏海. 基于多维指标的未来新兴科学研究前沿识别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0, 39 (7): 747-760.

[46] 陈悦, 王康, 宋超, 等. 一种用于技术融合与演化路径探

测的新方法: 技术群相似度时序分析法 [J]. 情报学报, 2021, 40 (6): 565-574.

[47] 杨波, 邵婉婷. 面向企业竞争情报的弱信号识别研究 [J]. 现代情报, 2021, 41 (9): 53-63.

[48] 王克平, 郭小芳, 车尧. 大数据思维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识别与竞争情报预警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 (5): 92-99.

[49] 杨建林. 情报学基本原理的再认识 [J]. 情报学报, 2019, 38 (11): 1212-1221.

[50] 杨建林. 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再认识 [J]. 情报学报, 2020, 39 (3): 317-329.

[51] 刘琦岩, 曾文, 车尧. 面向重点领域科技前沿识别的情报体系构建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0, 39 (4): 345-356.

[52] 王宏宇, 王晓光. 基于大规模开放学术图谱的研究前沿分析框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 (1): 102-109.

[53] 张涛, 马海群. 智能情报分析中算法风险及其规制研究 [J/OL]. 图书情报工作: 1-10 [2021-09-06]. <https://doi.org/10.13266/j.issn.0252-3116.2021.12.004>.

**作者简介:** 梁继文, 女, 1995 年生, 博士生。研究方向: 智能化信息处理。**杨建林** (通信作者), 男, 1970 年生,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情报学基础理论, 智能化信息处理, 信息检索, 学术评价等。

**作者贡献声明:** 梁继文, 论文撰写, 充实内容。**杨建林**, 提供主要思想, 修改补充。

**录用日期:** 2021-09-09

(上接第 47 页)

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支撑、多学科领域的联合攻坚, 各层级复合人才核心智库与行业实训基地的统筹建立。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创新应用示范, 加强标准研发, 联合技术攻关, 合力推进数字孪生技术在各领域智能应用的加速普及。数字孪生与智慧图书馆的深度融合将重塑未来图书馆的智能应用格局, 高效实现智慧服务的全域仿真管控与过程预测分析。依托全域资源标识、精准状态感知、智能模型决策与精准过程执行, 以“数据—模型”双驱动, 逐步构建智慧图书馆赋能闭环生态体系, 全面提升图书馆资源空间与服务配置协同运营效率, 开拓未来图书馆智慧转型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任萍萍. 5G 技术驱动下的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与智慧平台模型构建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 (7): 95-102.

[2] 王璐, 张兴旺. 面向全周期管理的数字孪生图书馆理论模型、运行机理与体系构建研究 [J]. 图书与情报, 2020 (5): 86-95.

[3] 石婷婷, 徐建华, 张雨浓. 数字孪生技术驱动下的智慧图

书馆应用场景与体系架构设计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44 (3): 149-156.

[4] 张兴旺, 王璐. 数字孪生技术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以雄安新区图书馆建设为例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 (17): 64-73.

[5] 白苏红, 王爱霞. 智慧图书馆空间融合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0 (16): 9-16.

[6] 赵艺扬. 数字孪生图书馆: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新型智慧图书馆建设 [J]. 出版广角, 2020 (10): 79-81.

[7] 张兴旺, 石宏伟, 王璐. 孪生图书馆: 6G 时代一种未来图书馆运行新模式 [J]. 图书与情报, 2020 (1): 96-102.

[8] 孔繁超.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慧图书馆空间重构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 (8): 146-151.

[9] 李璐, 尹玉吉, 李永明. 基于数字孪生的图书馆智慧管控系统模型构建研究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 (4): 29-37.

**作者简介:** 任萍萍, 女, 1981 年生, 硕士, 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能力建设。

**录用日期:** 2021-08-02